

把悲苦的人生剖析给人看

——评法国青年作家阿雅尔的《如此人生》

江 伙 生

案头摆着法国青年作家埃米尔·阿雅尔的长篇小说《如此人生》。细读之余,三年前早已告别的巴黎街头的情景又幕幕浮现在眼前:在大地市场,那捧着小玩艺叫卖的一双双又脏又黑的小手;在塞纳河畔,那形影相吊的孤孀寡嫠的一张张忧伤的面容;在地铁车站,那不时飘入耳际的一阵阵卖唱的哀乐……竟和这书中如咽如泣的声声诉说、撩人心弦的段段愁肠搅混在一起,使我分不清那些是现实中的生活,那些是小说中的情节了。阿雅尔,这个1949年才降生于人间的法国文坛新秀,在饱尝生活苦水的过程中,用他绝妙的笔,在1975年才26岁的时候,就为世人勾勒出了一幅惨淡的人生素描,写下了一曲满是血和泪的悲歌。这首歌,就是使他一举成名的优秀之作《如此人生》。小说一发表,立即轰动了法国文坛,评论和报道文章醒目地连载于各报刊、杂志。首次发行量在一百万册以上,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同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1977年被搬上银幕以后,又获最佳影片奖。刹那间,阿雅尔被捧上了“天才的人间喜剧作家”的宝座,人们称他的文风为“新颖的阿雅尔风格”。

—

小说的故事平凡而又单纯,但它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在读者心灵深处掀起层层波澜。它的故事梗概是:在巴黎东北角的贝利维尔贫民区住着一个孤独无援的犹太老妓女罗莎太太。在她的生活中很少有笑容。笑,她的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卖笑生活夺

去了她的一切:青春、美貌、理想和追求。在残酷的法律禁止一切妓女养育小孩、而她们之中的某些不幸者又偶而生下了孩子的时候,罗莎太太的家便成了这些苦命孩子的寄养所,那些不幸的女人按时给各自的孩子寄点生活费来。

书中的主人公——小名叫毛毛的阿拉伯孤儿默哈迈德便是这些孩子中年龄较大的一个。他三岁时来到罗莎太太身旁,啥事也不懂,什么爸爸,妈妈,家庭和姓氏,全无从对他说起。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感到需要母爱和家庭温暖了,然而这一切又到那儿去寻找?为生活所迫,他行过窃,为排除心中的忧郁,他甚至拿着一把装扮得怪模怪样的雨伞到街上去耍猴,卖艺,拱手乞讨。白眼,欺凌,哄笑……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道道伤痕。“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啊,完全不应该是这样的!”^①可是这样的生活偏偏落到了这些被剥夺了生的权利的孩子的头上。那个有九十五公斤重的罗莎太太,每天拖着病魔缠身的乏体,在七层楼上爬上爬下,为七个苦难的孩子操劳。她摔倒过,昏迷过,每上一次楼梯不知要在中间歇多少回。最后,她竟完全不能动弹了,七层楼把她与社会隔绝了。她心痛如焚,生死不能。“为什么有的人什么倒霉的事都有份儿,又老,又丑,又穷,又病,而另一些人却什么都没有。”小毛毛曾愤愤不平地大声喊道:“罗莎太太是应该坐电梯的呀!”“应该过象样的生活的呀!”是啊,可这些“应该的事儿”就偏偏轮不上她。

一天，一个在精神病院被关了十年的汉子找上门来，说要从罗莎太太手中领走一个十一年前他寄养在这儿的的一个阿拉伯小孩。各方面证据表明，这个小孩就是毛毛。原来他的妈妈叫爱伊莎，是个受尽了人间凌辱的妓女。他的父亲——也就是来者——叫卡迪尔，是个拉皮条的。十年前，卡迪尔出于嫉妒，把爱伊莎杀死了，他自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十一年来饥寒交迫的生活，贫病相随的命运，早已把毛毛和罗莎太太紧紧地联系了起来，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母子之情。罗莎太太怕毛毛长大会离开她，曾故意把他的年龄说小四岁。罗莎太太不愿交出毛毛，毛毛也不愿认卡迪尔为父亲。卡迪尔在心脏病突发之中，暴死在自己儿子的脚旁。罗莎太太的病日益恶化，她先是不省人事，大小便失禁，最后竟浑身溃烂，神经失常，终于悲惨地离开了人世。死后，她连个葬身之地也没有，小毛毛只好把她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地下室的“犹太窖”里，小毛毛自己又成了街上的流浪儿。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殖民主义的压榨和剥削，使第三世界人民日益赤贫化。亚、非、拉等地区的大批劳动者为生活所迫，告别亲人，离乡背井，源源不断来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大国。他们举目无亲，任人盘剥，过着“不如一条狗”的生活。狗食品厂，狗理发厅，狗衣帽店，在西方大都市中到处可见；可是这些外籍苦力，一天十多个小时地绑在永不休止的流水作业线上，白天累死累活，晚上连个栖身之地也没有，更不要说享受天伦之乐了。随时等待着他们的是：囚车，警棍和被工厂开除。在最后一线求生的希望也被斩断以后，他们就不得不去卖淫、乞讨和偷窃。“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②“病人在死去，医生却在睡大觉，孤儿饿瘦了，而暴君在吃喝开怀。法官在作乐，寡妇却在哭号啕。忠言不务正，恶行就蔓延起来。”③《如此人生》通过那些令人心酸的苦难故

事，用第一人称的生动笔调，在揪人心弦的叙述之中，真实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人民的悲苦生活，对种族歧视，阶级压迫和社会黑暗势力，提出了血泪的控诉。

二

《如此人生》的现实主义思想光辉，是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揭示出来的。

毛毛，一个处于孩童时代的可爱少年，他是多么地需要母爱和家庭温暖，可是他却怎么也得不到。为自己没有家，他曾整夜地哭啼过，可是象他那样的“小孩就跟小狗似的。有的人家出去度假的时候，就把狗拴在树上，每年有三千条狗因为没有主人照料而死去。”富家的孩子，到了年龄就可以背着书包去上学，可是毛毛，哪个学校也不要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洲人、阿拉伯人就低人一等，更何况一个阿拉伯妓女的私生子。为了争得做人的权利，他曾痛苦地想隐去带有阿拉伯姓氏标志的默哈迈德的本名，让所有的人都叫他不带任何民族特色的小名毛毛，他想谋到一个职业——尽管他还不到工作的年龄，然而到处都对他关闭了大门；他想过上象人样的生活，可是生活和他“没有缘分”，“生活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我还没有真正把它找到”。这些言和行来自于一个不满十岁孩子的幼小心灵，虽然使人觉得苦酸味太浓了一点，可又感到“如此人生”在西方世界到处可见。作者塑造人物的艺术功力，就象线条、颜色之于绘画，声响、旋律之于音乐，动作、手段之于舞蹈，使人物形象一下子在你面前站立了起来。和毛毛一起在苦水里泡大的那些生活的弃儿，象莫伊斯，巴纳尼和小越南等，他们都饱尝了与他们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生活的苦汁，以致于在小小的年龄，就养成了他们根本不懂其含义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有的甚至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变态心理，象莫伊斯就觉得“什么爸爸妈妈，一点也不重要，”生也罢，死也罢，反正命运操纵在别人手中。作者曾借

书中人物的口说：“动物比我们的这些小家伙们的命运强得多啊！”

小的受苦，老的就更凄惨了。罗莎太太是波兰犹太人后裔，曾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受尽了折磨，在同伴们血流成河的惨案中，她侥幸地活下来了。可是心灵的创伤终生没有消除，稍有风吹草动，她就心惊胆战。正如小毛毛所说：“我们在世界上，除了担惊受怕，再没有别的什么了。”在罗莎太太年轻貌美的时候，门前的浪荡公子络绎不绝，可是五十岁一过，当她再也不能供人驱使，任人玩弄的时候，就再也无人问津了。她的命运就是马格丽特④的命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演。她是一个孤苦的被人看不起的妓女，可她是一个心地晶莹透亮的、充满了母爱精神的女性。她所收养的妓女的孩子，有的一连几个月都无人寄丁点生活费来，但她从不让孩子们承受丝毫的生活的压力，她一个人担当着，把自己过去的积蓄都花在他们身上，尽量让他们吃得好一点，生活得愉快一点。为了让孩子们能象个人样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她甚至冒着各种危险，不惜任何代价，为他们弄来伪造的“合法身份证”。孩子们任何一点好的行为，都使她笑得合不拢嘴，而他们任何一点不端的举止，都叫她痛心不已。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样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充满母爱精神的楷模，最后竟未得到好死，病魔、贫困竟在她全身溃烂之中夺去了她的生命。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说它“给予我们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从这个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我所学到的东西比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⑤《如此人生》就起到了这种“生活的教科书”的作用。

“生活，这玩艺儿不是属于所有人的。”洛拉夫人就没有她的生活。她来法国之前，曾是塞内加尔的拳击冠军。现在，她却男扮女装，“他”成了“她”，每天都得到巴黎

西郊的布洛涅树林去卖相。她一不是为了色相，二不是为了享乐，她把自己挣来的钱常常用在接济罗莎太太“一家人”上。小毛毛曾经自问过：洛拉夫人为什么变得男不男女不女的？生活真够捉弄人的啊！更耐人寻味的是，摆在洛拉夫人生活一旁的是作者通过毛毛转述的一个电影译制厂配音车间的生活。在那儿，只要你一按电钮，一切都倒着来：轿车向后倒开，狗退着跑，倒塌成瓦砾的房子，一下子又在你面前竖了起来；倒掉了的水又回到玻璃杯里；流出来的血又流进身体里；被杀的人又活了；从八层楼上摔下来的人，站起来又缩回进窗户里……“啊！这真是一个颠倒的世界，”令人不可捉摸的人生！“颠倒的世界”，“悲苦的人生”，这就是作者着意剖析给人看的现实。当你读完《如此人生》合上书页以后，“里面所描写的人物会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的眼前，神态逼真，须眉毕露，——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脸，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步伐，他们的思想方式，他们永远不可磨灭地深印在你的记忆里，使你再也忘不掉他们。”⑥

“语言表现了情绪和性格，而又切题，那么，你的语言就是妥贴恰当的。……语言上的这种妥当的用法，可以使人们相信你所描写的故事是真实的。”⑦作者用第一人称的艺术手法，叙起事来犹如潺潺流水，点点滴滴注入心田，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他不落俗套，立意于创新，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用纯洁的心灵，坦然的语言来真实地描述他在生活中见到的一切，使你读起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毛毛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自己是阿拉伯人，因为从来没有人侮辱过我，而阿拉伯人常常是受人侮辱的。”这一“虚写”，把阿拉伯人乃至第三世界法侨民的非人生活“实在”地表现了出来。受人侮辱便是他们国籍的标志，一席极为儿化的语言，抨击了种族歧视的严酷现实。小毛毛的生活可怜得象一颗不引人注目的芥子。为了同这种被人遗忘的生活处境抗争，

他想尽办法招人注意，以致发展到到商店货架上去偷东西，有意让人抓住。我“总希望让人看见”，“我等着别人给我一记耳光，这样我就惹人注意了。”有人围观，有人斜过眼来看看他，总比无人理会要强啊！但是谁也不理会他，这使他愤愤不平。他曾想着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弄到一笔钱财，让所有的妓女和他们的孩子过上象人样的生活。“……我暗问自己，要是弄到了钱买什么好呢？总不能什么都买呀！……对了，我要把妓女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都送到尼斯去，住进高级的宾馆，使他们不再为生活担忧。”当他感到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入非非的时候，他大声叫道：“算了，我并不要为了幸福，而去舔生活的屁股。生活，我不想打扮它，我讨厌它。我们之间，没有缘分。”他说妓女“就是那些靠屁股蛋儿混饭吃的人”，但她们的孩子从未混上一口象样的饭吃，“这样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毛毛的语言，有时“儿化”到稚气十足的程度，有时又“成人化”得一本正经。就是这些“矛盾”语言的运用，表现了主人公在不同环境下的情绪和性格特征。读起来，不仅不觉得矛盾失调，反而感到真实可信，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另外，象识多见广的阿拉伯老地毯商哈米尔，遇事引经据典，黑人苦力搬运工札乌姆兄弟，一语掏出心窝，赤诚助人，肝胆相照；法国女演员纳蒂娜语言平易，但饱含深情，同情之心充满在字里行间。小说的语言艺术曾获得“炉火纯青”之美誉，正如古人所曰：“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扞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⑥

三

艰难的生活历程孕育出倾吐心灵的歌。作者埃米尔·阿雅尔是抚按着心灵的创伤来写《如此人生》的。阿雅尔原名叫保尔·帕夫洛维茨，小保尔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尽了

人间的欺凌，生活的折磨。刚进入青年时代，他就进工厂做工，后来成为卡车司机。虽然他曾发疯似地想进医科大学学医，以便用手术刀和药片解除病人的痛苦，但一直未能如愿。作者从小就勤奋好学，他曾热泪盈眶地捧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爱不释手地抱着法国当代名家的诗篇进入梦乡。他15岁时写的诗曾获得好评，20岁刚出头，就以诗作和散文故事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后来，他在其舅表叔——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兼电影艺术家罗曼·加里的帮助下，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1973年，他发表了处女作《爱鳞的人》，在文坛上崭露头角；1975年，以《如此人生》轰动一时；以后又写出多部小说，于1978年发表《如此人生》的姊妹篇《萨洛蒙大王的苦恼》。他的小说创作，文笔清新，语言流畅，题材来源于现实生活之中，描写中又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文为心声，诗言人志。有的批评家曾把小毛毛看着是作者儿时的化身，把罗莎太太看着是其含辛茹苦的老母的再现，而书中的小毛毛多次表示他要写一本象雨果的《悲惨世界》那样的书，也许正是作者写《如此人生》的动机和目的。尽管《如此人生》在反映社会生活画面方面还嫌有些单薄，在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有不彻底的一面，但它毕竟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让人看到了“穷人的生活不如一条狗”的悲苦现实，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如我们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通过对下层劳动人民之间互助、友爱的高贵品质的礼赞，表达了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法国文坛把《如此人生》誉为七十年代的优秀之作，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注释：

① 文中所有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如此人生》。

② 雨果：《〈悲惨世界〉序》。

③ 莎士比亚：《琉克丽丝受辱记》。

④ 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

⑤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

⑥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196页。

⑦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七节》。

⑧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